



祝勇·主编

王充闾

古吴轩出版社

祝勇 主编

大家
文丛

王充闾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充闾/王充闾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7

(大家文丛)

ISBN 7-80574-848-9

I. 王…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0537号

主 编: 祝 勇

编 委: 鄂 力 戴 彤 谭宗远

策 划: 施曙华

责任编辑: 吴 仁 王 超

装帧设计: 周 晨

责任校对: 冷惠华 沈家山

书 名: 王充闾

著 者: 王充闾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33679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60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1

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48-9/G · 223

定 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祝 勇

这套书的编辑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闪念。平时不去想它，是因为它看上去不可能，只有两类人富于天真的异想，而从来不计工本——皇帝，和孩子。我有些不自量力，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从苏州刚刚回到北京家里，老施一个电话追来，我们都已情不自禁，沉浸在工作状态中。

最初的想法是从老一代学人艺术家开始的。他们活得真是安静，年轻人学不来。杨宪益先生的口头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大的事情，他都要以这句话做总结。写作出版，功名利禄，真的是件小事。他们不愿张罗。旧作断版，不再重印；新作写成，往抽屉里一扔，了事。报纸编辑来约稿，就随手把原稿给他们。杨先生写作从来不留底稿，编他的书，有点像在考古。

是举个例子。别人的状况大抵如此。我是天生的好事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编一套规模大一点的书，囊括老人们的作品，不为他们，为读者——至少，为我自己吧。老人的东西，学不来，但至少应该知道，有这样一批人，这样的想法。像车前子写张竹汀先生：“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有热血和最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的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一样自然。”他们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几个月中，我卷入所有的编辑事务中。有的老人为我提供了他以前从未刊过的作品，有的则把全部未结集的新作交到我的手上。纸张、信件、照片、电子邮件、电话、复印、核对、编目，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我为此感到荣耀。仿佛目睹了一场下了一百年的雪，一片一片，满满的将我覆盖。

书稿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又觉得，中年人、年轻人也可以收入。年龄不是标准，境界才是。一卷卷编下去，卷帙浩繁，像一次编辑的远行，或者说，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那样，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史吗？我不敢想。一点点做就是了。一个富于野心的编者，遇到一家富于野心的出版社，事情就弄成这样。

这个项目可能持续若干年，将分辑陆续推出。我们的工作需从每一张纸片开始，循着字迹的线索，潜入那庞大的、无边的世界中去。

2004年7月

目 录

大
家
文
丛



王
充
闻

·千载心香域外烧	1
·夕阳红树照乌伤	11
·终古凝眉	26
·撑篙者言	34
·龙湖之会	44

·灵魂的拷问	51
·情在不能醒	66
·青眼高歌	75
·纳兰心事几曾知	85
·香冢	100
·用破一生心	109
·驯心	124
·始觉源头意味长	143
·悠悠千古一毒瘤	150
·采石江边	165
·成功者的劫难	171

千载心香域外烧

—

那天在河内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听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初唐“四杰”之首、著名文学家王勃的墓地和祠庙在越南北部的义安省宜禄县宜春乡,那里紧靠着南海。《旧唐书》中本传记载,王勃到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罹难场所和葬身之地向无人知,想不到竟在这里!

由于急切地想要看个究竟,第二天,我们便在越南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实地访察。一路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对于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外国文学家,友好邻邦的同行们不仅熟知,而且饶有兴趣,确属难能可贵。只是,我们心里越是急切,汽车越是跑不起来,路又窄,车又多,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到达那里已经是夜幕沉沉了。

我们在海边一家简易旅馆住下。客房在楼上,很空阔,窗户敞开着,夜色阴森,林木缝隙中闪现出几星渔火,杂着犬吠、鸦啼,空谷足音一般,令人加倍感到荒凉阒寂。“哗——哗——哗”,耳畔涛声阵阵,好像就轰响在脚下,躺在床上有一种船浮海面,逐浪飘摇的感觉,似乎随时都可能漂走。迟迟进入不了梦乡,意念里整个都是王勃——到底是怎么死的,死了之后又怎么样……很想冲出

楼门，立刻跑到海边去瞧一瞧，无奈环境过于生疏，只好作罢，听凭脑子去胡思乱想。

当年，少陵诗翁出巫峡，至江陵，过诗人宋玉故宅，曾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慨叹，其时上距宋玉时代恰值千年上下；于今，又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来到了另一位名扬中外、光耀古今的诗人的终焉之地，不仅是“萧条异代”了，而且远托异国，自然感慨尤深。我多么向往，这位同族同宗的先辈文豪，能够走出泉台，诗魂夜访，相与促膝欢谈，尽倾积愆啊！他那脍炙人口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不知倾倒了多少颗炽热的游子之心，今天晚上，尔我竟然“天涯作比邻”了，真是三生有幸，“与有荣焉”。

二

东方刚刚泛白，我便三步并作两步地飞驰到海边。风很大，衣服被鼓胀得像个大包袱隆起在背上，海潮也涨得正满，目力所及尽是如山如阜的滔滔白浪。几只渔船正劈波入海，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又跌下谷底。说是船，其实本是藤条编的大圆筐，里外刷上厚厚的黑漆。平时扣在潮水漫不到的沙滩上；捕鱼季节到来，渔民把它们翻转过来，然后推进海里，手中架起长长的木桨，艰难费力地向前划行着。

当地文友说，这里是蓝江入海口，距离中国的海南岛不远，大体在同一纬度上。气候很特殊，看上去滩平坡缓，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拦，可是，老天爷却老是要脾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说声变脸，立刻狂风大作，搅动得大海怒涛汹涌，面目狰狞，往来船只

不知底里，时常遭致灭顶之灾。听到这些，王勃遇险的因由，我已经猜到几分了。

草草用过了早餐，我们便赶忙去看王勃的祠庙和墓地。听说有中国作家前来拜望王勃，乡长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早早等候在那里。见面后，首先递给我一本铅印的有关王勃的资料。封面印着王勃的雕像，里面还有墓碑的照片，正文为越南文字，后面附有以汉文书写的《滕王阁序》。大家边走边谈，突然，一大片荒榛断莽横在眼前，几个圆形土坑已经长起了茂密的茅草。乡长指着一块凸凹不平的地基说，这就是王勃祠庙的遗址，整个建筑 1972 年被美国飞机炸毁了。我急着问：“那么，坟墓呢？”当地一位乡民告说：离这里不远，也都被炸平了。这时，乡长从我手里取回资料，让大家看封底的照片——炸毁前此地的原貌：几株参天乔木笼罩着一座园林，里面祠堂高耸，径路依稀，不远处有荒冢一盃，累然可见，徜徉其间还有一些游客。于今，已全部化作了尘烟，进入了虚无。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留得残图纸上看”了。

全场静默，榛莽无声。苍凉、凄苦、愤懑之情，塞塞了我的心头；而目光却继续充盈着渴望，我往四下里搜寻，很想从历史的丛残碎片中打捞出更多的劫后遗存。于是，又拨开对面的灌木丛，察看隐没其间的一座墓碑。已经断裂了，碑额抛掷在一旁，以汉字刻写的碑文多处残损，而且漫漶模糊，大略可知竖立于王勃祠庙重修之际，时间约在十八世纪末年。

三

王勃字子安，山西绛州龙门人，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

元 649 年)。祖父王通,世称“文中子”,是隋末的知名学者,声望极高,“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唐初许多著名人物,像李靖、房玄龄、魏徵、薛收等,都是他门下的弟子;叔祖父王绩,是著名诗人;父亲王福峙、伯父王福郊也都声誉素著。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勃的诸兄弟都是“一时之健笔”,而他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一生著述甚丰,有《王子安集》传世。

他悟性极强,六岁善文辞,即有“神童”之誉。他见到庭前的风吹叶落,便随口吟出:“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寥寥二十个字,竟然隐喻了他一生的行藏。当时在场的有他父亲的挚友杜易简,听即便说,此子日后必将长成参天的大树。九岁时,他读了颜师古所著《汉书注》,一一指摘其中疵误,并辑录成册,博得周围名士交口称赞。因为颜师古是唐初著名的文献学家,素称功底深厚,学风谨严,考据详实。颜氏以其毕生功力,精心修撰了这部著作,被奉为研习《汉书》的学术经典。而一个小小孩童,竟能从中寻疵指谬,实在不同凡响。后来,经朝廷重臣刘祥道举荐给唐高宗,入朝为朝散郎,当时才十四岁。

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畅,由于恃才傲物,深为同僚所嫉,屡遭颠折。当时,他的名声很高,使得高宗的几个儿子都争相礼聘,要网罗他进入自己的王府。后经高宗批准,他来到刚刚受封的沛王李贤府中,担任修撰,充当谋士和指导教师的角色,深得沛王信任。其时宫中盛行斗鸡之戏,沛王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有一只体高性烈、毛色鲜美的公鸡,多次比赛中都大获全胜,独独被英王李显的“鸡王”所战败。英王神色飞扬,无限得意,而沛王却十分尴尬。年轻气盛的王勃,当即产生了创作冲动,援笔立成一篇《檄英王鸡》的游戏文章,当场吟诵,博得一阵阵笑声。后被高宗发现,读

了盛怒不已，指责说，无比庄重的文体竟以儿戏出之，如此放肆，这还得了？文章说是檄鸡，实则意在挑动兄弟不和，真是可恶得很。于是，下令免除王勃官职，并逐出王府。

王勃的再次遭贬，后果更为严重，不仅自己丢掉了官职，被投进监狱，险些送了性命，而且连累了他的父亲。事情是这样的：他被逐之后，即远游江汉，旅食巴蜀。闲居数年之后，经友人陵季友帮忙，补为虢州参军，这里盛产药草，而他对中医药颇有兴趣，就在公余之暇从事草药的采集与研究。一天，有人主动登门求见，自称得祖上秘传，王勃遂待为上宾。其实，此人原是一个官奴，杀人后潜逃至此，官府正通缉捉拿。按大唐法律，窝藏罪犯当连坐，王勃深悔自己的孟浪，但为时已晚。万般无奈之下，他便趁夜黑将罪犯杀掉、掩埋。消息很快就传出了，于是，以窝藏并私自处死罪犯之罪被捕下狱，很有可能要被判处死刑。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据一些人推测，由于他得罪了同僚，此案很有可能是经人精心策划的，引诱他上了圈套。幸亏赶上高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他才挣脱了这场杀身之祸。仕途的险恶，使他惊悸万端，心灰意冷，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远涉千山万水，前往交趾看望被流放的父亲。

四

这年六月，他从龙门出发，一路沿黄河、运河乘舟南下，再溯江而上，经芜湖、安庆抵达马当山。九月初八这天，听说滕王阁重修工程告竣，洪州都督阎伯屿将于重阳节邀集宾朋，盛宴庆祝。他十分珍视这次以文会友的机会，可是，马当山离洪州（南昌）尚有七百里之遥，一个晚上是万万不能赶到的。这时奇迹发生了，据

说,因有江神相助,一夕间神风飒飒,帆开如翅展,船去似星飞,次日清晨就系舟于滕王阁下。于是,“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那篇千秋杰作《滕王阁序》应运而生。

显而易见,王勃此行,心情是十分压抑的。少年壮志已成尘梦,而今以一无爵无禄的刑余之人,萍浮梗泛,羁身南北,怎能不深深陷于极度的愤懑与绝望之中!这种情怀在序文中表现得十分充分。文章在正面描绘了滕王阁壮美的形势和秀丽的景色之后,笔锋一转,便进入淋漓酣畅的抒情,极写其兴尽悲来、怀才不遇的惆怅: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里面满是牢骚,满是愤慨。最后,索性弃官就养,一走了之——“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了。

显然,这是借滕王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想,即使没有这次重阳雅集,他也会凭借其他由头写出类似文字的。许久以来,他实在是在太伤心、太抑郁、太苦痛了,憋闷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胸膛都要炸裂了。作序,使他在集中展现才华的同时,也获得一个敞开心扉,直抒忧愤的机会。

其实,这里面是潜藏着一定的风险的。好在与会者一时为其华美的词章所打动,惊服他的旷世才情,并没有过多地玩索其中的深意;否则,纵使初唐时期文学环境比较宽松,不致像后世的苏东坡那样,遭人轻易地罗织一场新的“乌台诗狱”,也总会给那些蓄意倾陷、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一些彰明昭著的口实,难免再次招

致什么难以预料的灾愆。

五

就是说,这次他还是很幸运的。雄文一出,不但四座叹服,并且为后世文坛所极力推崇。当然,也有轻薄訾议王勃等四子之文“以骈骹作记序,多无足取”者,但受到了诗圣杜甫毫不留情的抨击:“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轻薄者“身名俱灭”,而王勃等“初唐四杰”则“江河万古”。大文豪韩愈一向是眼空四海,目无余子的,可是,他也为自己的《滕王阁记》能排在王文之后而感到无比荣耀。此后,地以文传,马当山也跟着出了名。清代诗人潘耒路过这里,题诗云:“飞帆如箭劈流开,遥奠江神酒一杯。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借着讲述马当山神风相助的故实,抒写他对王勃高才见嫉的深切同情和愤懑不平。

也是借助这一故实,后来在元明小说、戏曲中便出现了一句常用的文词:“时来风送滕王阁”。中国过去讲究对句,那么,“运去……”呢?也还是因为风神作祟。王勃于公元676年夏初来到交趾,陪父亲一起度过了炎热的溽暑,秋八月踏上归程,由蓝江起航,刚刚驶入南海,即不幸为风浪所噬,终年二十八岁。也许是“天道忌全”吧,一个人如果太完美、太出色了,即将为造物者所忌。上帝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当儿,忍心摧折他亲手创造的天才。结果,那七彩斑斓的生命之华还未来得及充分绽放,就悄然陨落了,身后留下了无边的空白。

据越文资料记载,那一天,海水涨潮倒灌,把王勃的尸体顶入

蓝江,被村人发现,认出是这位中土的早慧诗人,即刻通知他的父亲,然后就地埋葬在蓝江左岸。出于对他的崇敬,并且雕像、修祠,永为纪念。千古文章未尽才,无论就整个文坛还是就他个人来讲,都是抱恨终天的憾事。传说王勃死后,情怀郁结难舒,冤魂不散,蓝江两岸总有乌云滚动。还有人在南海之滨看到过他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夜深人静时,风翻叶动,簌簌有声,细听,竟是他操着中原口音在吟咏着诗文。

这一带文风比较盛。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背诵“落霞、孤鹜”的名句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诗章;子弟们潜心向学,有的还科名高中,历代出现过许多诗人。其中,成就最大、声望最高的是被誉为“越南的屈原”、“民族的天才诗人”的阮攸。他出生于黎王朝的末叶,中年入仕后,曾几度出使中国,到过长江沿岸许多地方,对于中国的风物人情,尤其是汉文学素有深湛研究。他根据中国章回小说改写的诗歌作品《金云翘传》,长达三千二百五十四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阮攸从小就熟读王勃的诗文,心向往之,不仅在作品中引用过“风送滕王阁”的轶闻佳话,还专门凭吊过王勃祠、墓。听说,重修后的王勃祠庙的对联“座中尽是他乡客,眼底无非失路人”,就是阮攸亲拟的;还有一副联语“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引自陆放翁诗,亦出自阮攸之手。他曾在《漫兴》一诗中写道,“行脚无根任转篷,江南江北一囊空”,虽有自嘲意味,但用来比况王勃也是至为贴切的。

明朝末年,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付梓后,不久便传入越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冯梦龙编的《醒世恒言》第四十回《马当神风送滕王阁》,里面有“王勃乃作神仙而去”的说

法，还附了一首七绝：“从来才子是神仙，风送南昌岂偶然？赋就滕王高阁句，便随仙杖伴中源（江神名）。”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王勃便在南海沿岸一带被作为神祇供奉了。原本是出于敬慕，现在又涂上了一层信仰的釉彩，于是，这位青年才俊便在香烟缭绕中开启了他的仙家岁月。

什么圣帝贤王、天潢贵胄、巡边都抚、镇海将军，当地人民早已通通置诸脑后了，惟有这位谈不上任何功业而又时乖运蹇的文学家，却能世代活在人们的心里。

六

承乡长见告，王勃祠庙遭受轰炸后，当地一位名叫阮友温的退伍大尉，冒着生命危险把王勃的雕像抢救出来，没有地方安置，便在家中腾出一间厅堂把他供奉起来。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立即赶赴阮家探望。阮先生已经故去，其胞弟阮友宁和先生的儿媳、孙儿接待了我们。王勃像供在中堂左侧，前面有一条几，上设香案。像由上好红木雕刻，坐姿，为唐朝士大夫装束，通高约一米四五。由于年深日久，脚部已开始朽损，面孔也有些模糊。跟着主人，我们一同上前焚香拜祝。我还即兴吟咏了一首七律：

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

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

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

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

站在雕像面前，我为这样一位悲剧人物深情悼惜——对于文学天才，造物主不该这样刻薄吝啬。唐代诗人中得享上寿者为数

不少，怎么偏偏同这位“初唐四杰”之冠过不去，不多留给他一些创造璀璨珠玑的时间！

短命还不算，在他二十几年的有限生涯中，几乎步步都在翻越刀山剑树，弄得伤痕累累，焦头烂额。他的身心确是太疲惫了，最后，只好到南海之滨寻觅一方逍遥化外的净土，让那滚滚狂涛去冲洗倦客的一袭黄尘，满怀积忿，让富有诗情画意的蕉风椰韵去抚慰那颗久滞异乡的破碎的心。

他失去的太多太多。他像彗星那样在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倏忽消逝，如一粒微尘遗落于恒沙瀚海。他似乎一无所有，然而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竖起一座高耸云天的丰碑，特别是能在域外长享盛誉，历久弥新。如此说来，他可以死而无憾了。

王勃属于那种精神世界远比行为层面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文学家，有着广泛而深邃的可研究性。相对地看，我们对于这位天才诗人的关注反而不如兄弟邻邦，至于不为成见所拘，独辟蹊径地解读其诗文，恐怕就更欠火候了。